

· 宋孝先 ·

熱愛空軍的一位民間友人

我本來是不認識王立楨先生（王先生為「飛行員的故事」一書作者），雖然後來知道他曾經參觀過空軍基地，且他參觀的時機和基地，是我在同一時期所服務的單位，我們曾經咫尺天涯卻失之交臂。

在王立楨先生「飛行員的故事」第一輯問世之前（二〇〇五年八月），我受作家六月的鼓勵，希望能提筆把我服務空軍近三十年飛行生涯領域中的故事，一篇一篇透過文字的敘述介紹給讀者。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抓了將近三十年的駕駛桿，忽然之間要換成筆桿，我實在沒多大的把握。可是她鼓勵我，當下作家雖多，但沒人能寫出空中飛行的境遇（當時「飛行員的故事」第一輯尚未問世），而身歷其境的飛行員，又有幾人能將空中飛行的故事介紹給讀者？她激勵我說：「你在空軍

服務了三十五年，文筆也不差，你有責任把你領域裡通曉的故事介紹給讀者。」於是，在她的慫恿之下，我從二〇〇五年一月開始提筆寫作，很幸運的我那些飛行或與飛行有關的故事，在各編輯先生的青睞下，一篇一篇的在報章雜誌刊登出來，從此才逐漸走入文字寫作的世界，也開始關心這個領域的藝文活動。這才發現，原來在我之前，就有空軍的老前輩祖凌雲祖將軍也是個中高手，且已有著作問世。

「飛行員的故事」第一輯出版之後，我因

為寫作已有一段時間了，在藝文界亦略有所聞，後來知道作者王立楨先生並非是飛行員，我心裡暗自思量，不是飛行員來寫飛行員的故事，他能領略飛行個中的滋味嗎？他能表達的貼切嗎？心中難免掛上問號。本想找一本瞧瞧究竟？但是心裡有了上述問號，加上當時我寫作有關個人遭遇的空中飛行故事，正有出版社找我集結成冊，因此我也就忙了起來，所以想瞧個究竟的事，也就暫時擱置下來。

但王立楨先生「飛行員的故事」第二輯，緊接在後很快的輯印成書又出版了，我的同學兼好友周滇生（曾任華航七四四機隊總機師）夫婦，知道我也在從事相關的寫作，所以很熱心的轉贈我一本。因想瞧個究竟，所以我拿到書以後就很快的翻閱，仔細的拜讀，甚至重新瞭解一下這位不是飛行員的作者，是如何寫出飛行員的故事？

經我仔細拜讀王立楨先生「飛行員的故事」一後，除了驚訝盡是感動；驚訝的是，他可以把每個故事、每個場景寫的那麼的傳神，好像身歷其境一樣。我是一個飛了將近三十年的飛行員，讀他的文章，我很自然的融入了每篇的情節裡面，好似我就是那位出任務的飛行員一般。他用的言語，描寫飛行情境中的每一個細節，是那樣的細膩，甚至飛行員的心情，也都是那麼的淋漓透徹，就是飛行員如我，也望塵莫及啊！

更讓人感動的是，他跟空軍的關係僅只是在一九五二年誕生於嘉義的空軍醫院而已，但他熱愛空軍的心，卻也不下於一輩子獻身空軍的我們。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在小學五年級時，跟「中國的空軍」月刊第一次結緣後，開啓了他往後四十餘年來「比空軍還要空軍」的生涯。祖凌雲將軍說的好，他說：「對飛機和空

軍有興趣的人很多，但像王立楨這樣融入的人卻不多見，而他對中華民國空軍的一往情深，在茫茫人海中更無第二個人。」

於是，我經由書的封底找到王立楨先生電郵的地址連絡上了他，因為我們同是在寫空軍的故事，所不同的是他以一介平民來寫飛行員的故事，而我卻是現身說法來寫飛行員的故事；他寫的都是空軍多少年來可歌可泣的時代故事，我寫的僅在分享個人空中的飛行故事。因為同是在寫飛行的故事（記錄空軍歷史的一部分），所以我們雖沒見過面，但都有共同的話題，因此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知道坊間很多航空迷對空軍的故事僅止於口耳相傳，所以我大膽的跳出來現身說法，把我遭遇的飛行故事一一道來，讓他們知道藍天領域的情事，不再受限於盲人摸象，況且口耳相傳的故事，不是被放大了，就是殘缺不全。

當「飛行員的故事」第三輯付梓前，立楨兄請我為序，其內容繼續介紹十位飛行員的故事，其中有部分是「104」的故事，雖然我亦知之甚詳，但是由立楨兄筆下娓娓道來，更能引人入勝。還有空軍家務事的官校遷臺，說來汗顏，我曾經是官校飛指部的指揮官，但是此段南遷的家務事，我的熟稔卻不如立楨兄著墨的精彩；此外，八二三砲戰期間〇一五夜間運補金門及CJ深入大陸內地執行特殊任務，這些艱苦卓絕的英勇故事，立楨兄都能適時訪問到本人，對歷史留下忠實的紀錄。

空軍自建軍以來，本來就有許多可歌可泣捍衛國家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故事，有部分是史料裡，有部分是當事人有心記錄下來發表於報章雜誌上，尤其是「中華民國的空軍」月刊和青年日報的副刊，但仍然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秘辛散布於諸野，僅止於口耳相傳而已。現

在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將要煙消雲散的故事，藉由立楨兄用盡心血費盡心力，一個個、一件件將散落各地的故事，串聯起來成書立傳，將這些英雄志士灑向天空的碧血，編纂起來留待後人緬懷。換句話說，也就是引領我們穿越時空，一起緬懷空軍前輩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尤其是先聖先賢「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精神，在他的書中都可以獲得見證。

尤其，當我們讀到立楨兄於民國五十六年登載於青副的一篇「我們必須去，但不一定回來」的大作，其中悲壯故事，又何異於《史記·刺客列傳》裡，當年燕太子丹在易水河邊送別荊軻去刺秦王，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何等悲壯啊！民國初年革命烈士林覺民，也不讓古人專美於前，在與妻訣別書裡有云：「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爲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爲天下人謀永福也。」要犧牲自己的生命是多麼的不容易啊？如果不是看破生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的人，又怎麼能做得呢？

他的書中同時也揭開了當年美國「無條件軍援和協防臺灣」的背後故事；我們所熟悉的「黑貓中隊」和「黑蝙蝠中隊」（有人謂：黑蝙蝠的「黑」是後來加上去的，本來因其晝伏夜出的習性與蝙蝠相同，於是該隊就以「蝙蝠中隊」命名，而執行此項任務的偵察機爲安全考量，機身漆成黑色，故亦稱黑蝙蝠。），就是我們提供一群將生死置之於度外的空勤人員，由空中深入敵後，替美國人竊取對美國極爲重要的機密情資；同時也因應美國的一項「奇龍計畫」，冒著比黑貓中隊飛行員更大的危險

，以低空進入中國大陸，去蒐集敏感的電子情報或將核子偵測儀器投擲在美方所指定的戰略目標區（此爲偵測中共在羅布泊核子測試的情資）。

因爲我們空軍提供了這些將生死置之於度外的英勇志士，才換來美方提供我們防衛臺灣的武器，更進而締結中美協防條約。這些歷史事蹟在王先生「飛行員的故事」中娓娓道來，把真相鋪陳於國人面前，讓大家知道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我們所付出的代價，是犧牲了多少年輕的生命，是多少的英雄志士把碧血灑向了無際的天空，才換得一批批新式的飛機、艦艇、戰車和大砲，保障了臺灣早期的安全及奠定後來經濟起飛的基礎。立楨兄到現在爲止，仍然不斷的利用他出差的機會，受邀到美國各處去演講，讓美國人知道我們的「黑貓中隊」和「黑蝙蝠中隊」付出多少的代價，爲美國作了哪些事？只是立楨兄今年即將退休，他仍然憂心當他退休後不再出差，以後誰還能僕僕風塵到各地去告訴美國人這一段歷史？

此外，如前空軍司令沈上將亦曾受邀爲序，文中推薦所言：「……有許多不爲人知、深入虎穴的勇者典範，如陳燦齡（前參謀總長）、喬無遏將軍爲執行深入敵境作戰任務，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還有戚榮春及楊世駒等前輩，冒險遠征中國大陸內地執行偵照任務等等。在當時沒有先進武器裝備的年代，重重挑戰，橫亘於前；危機陰影，如影隨形。空軍飛行員卻憑著堅毅的鬥志、超卓過人的機智膽識及勤訓練的戰術，克服無數障礙險阻，無論任務最終是成是敗，已爲後人樹立忠勇精神的典範。……」這些可歌可泣的戰史也好、故事也好，一個一個都在述說著熱血沸騰的生命所開放出來的花朵，經過時空的堆疊，集結匯成空軍

傳統的忠勇軍風和寬橋精神。

尤其，讓以局外人自稱的立楨兄感到震驚的是，那個一切以反攻大陸爲前提的年代，當時的軍人，他們在面臨國家的「大我」與家庭的「小我」之間做抉擇時，似乎每個人都有那種「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精神。當年他們勇於犧牲的生命，在如今社會變遷下的環境，國人對那些飛行員在海峽雲端所立下的汗馬功勞，似乎已經沒有太大的興趣。英雄志士灑向天空的碧血，無論是冀馬秋風的塞北，還是杏花春雨的江南，都會留下過他們鐵翼劃過的蹤跡，如今留下來的不過是碧潭山上一杯杯的黃土「遺骸不可尋者，僅留衣冠塚」。

年初，立楨兄趁我在美國探親之便，特地從舊金山趕來西雅圖看我，同是熱愛空軍的人，我們晤談了兩天，所有話題都離不開空軍的大小事，才知道早年空軍到美國出差受訓的同學，多半會受邀到他府上作客，尤以C-130的飛行員居多。

我特別希望他繼續把那些動盪年代，不管是不是發生在空軍歷史章節裡的小故事，不要讓他們埋沒在荒煙蔓草間，一一的說出來以供後人緬懷。

立楨兄，加油！



筆者與立楨（右）攝於瀑布餐廳